

# 环保局长，就等你下河了

## 社会热点

薛建国

温州网民4日列出一批污染严重的河道，希望环保局长“能带头下河游泳”。日前，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表示，“检验温瑞塘河治污成效，不以部门报上来的数据为准，要以环保局长和公用集团董事长带头下河游泳作为河水治理好的标准”。

为检验河道治污效果，网民希望环保局长能带头下河游泳，这想法听起来不错，不过，若没有市委书记的呼应，可能就是网上一句“玩笑”罢了。玩笑可以不用当真，但现在这个“玩笑”被市委书记当真了，真好。

一是好在有人倾听“沉没的声音”。学会倾听沉没的声音，应该成为各级官员服务民生的基本功。关键要把心用在百姓身上，远离一点酒场、文山会海，到网上，到老百姓中，从他们的家长里短甚至责骂声中，探民所想，知民所求，把百姓的声音视为服务民生的信号和改进工作的方向。温州河道多，但由于污染严重，百姓有水不能用，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构成

很大影响。只要你学会倾听沉没的声音，你对网民希望环保局长“能带头下河游泳”这句话就会觉得掷地有声。

二是好在能够顾及百姓感受，惟“实”戒“虚”。很多时候，一些领导论及工作，都爱强调以人民群众满不满意为出发点，但实际操作根本不顾及百姓的感受，在他们眼里，百姓怎么评判不重要，决定不了他们的升迁，重要的是上面和领导怎么看、看什么，于是数据成了关键。比如河道治污，政府投入多少，出动多少人，关闭了多少污染企业等，把这些数字串在一起，不就重现“碧波清流”吗？可你再往深处看，这些钱用到位吗？治理

的方法科学吗？污染企业是真的关停吗？而这些问题，光看数字是看不出来的，这时就要顾及百姓感受，百姓感受如针炙，点中是穴位。

为政者，要警惕“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这一积弊。百姓的感受最真实，也很实在，环保局长都可以下去游泳的河，这水当然干净。它提醒为政者，要惟实，就必须放下身段，多结交布衣朋友，方能体会百姓感受，最终不为数字左右。

三是好在可以成为推广的样本。让环保局长带头下河游泳作为治污标准，具有示范作用。这样的例子有过不少：一些地方官员为表明本地没有禽流感或作为疫区已解除封锁，带

头吃鸡；松花江遭化工污染，经过治理，为表明已达到饮用水标准，领导带头喝水……

顾及百姓感受，就是把评判权交给百姓，有利于把各项工作做实。在我居住的楼下，有条消防通道，每天晚上10点至次日凌晨4点被无证烧烤摊占据，持续两年多了，居民群众向有关方面投诉无数次，问题非但得不到解决，有关人员还振振有词地说，我们很重视，一有投诉就去，不信，我们是有记录的……好像工作很努力，很到位似的。我想，他们如果顾及居民群众每天被油烟、焦臭、噪音所累的感受，大概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了。

## 画中有话

### “你有钱不购物，我鄙视你”，够坦率的鄙视



文/小强 图/春鸣

“你有钱不购物，我鄙视你；你没钱不购物，我可怜你。”60岁的姨妈酷爱旅游，最近她跟着旅行团去了云南，然而带回家的不是美好回忆，而是一颗被导游伤了的心。“导游的素养在哪里？怎么能对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说出这种伤人的话呢？”姨妈说，导游的话不仅破坏了他们的好心情，连下次旅游的兴趣也没有了。

许多旅游公司与商场结成了利益同盟，导游利益来源的大头在导游之外，其对游客的嘴脸长期成为旅游市场的一道另类景色。导游这回只是把他们长期憋着的心里话直接说了出来。姨妈等老派人士与人交往讲究脸面，面对敢想敢说敢干的新生代导游如此的直率坦白，自然要方寸大乱，游兴归零。

如此坦率地羞辱、逼迫游客，令游客连下次旅游的兴趣都没有了，最终损害的是包括导游在内的整个旅游业。

## 百姓观点

洪信良

南京外国语学校一名女教师，在学校发起了“睡衣日”活动。5月4日，在该校太平北路校区高中部的IB国际课程预备班和中英剑桥班，有近200名学生穿着宽松睡衣上学，部分老师也身着居家睡衣在课堂上。

这事说起来挺新鲜，对这最早吃螃蟹的，自然有人叫好，也有人看不顺眼。只是这“螃蟹”本是只洋螃蟹，对美国中小学生来说，据说每年都要吃上一回的。大致是在圣诞节前夕，美国各学校自定一个日子，号曰“睡衣日”，从校长到小孩一律睡衣睡裤。

说白了，也就是在一个“外国语”中学的为批量到外国留学作预备的班级里，引进了一个外国的节日而已，实在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要到外国去读书谋生，先在本国的培训基地里熟悉一下人家的风俗习惯，这是对受培训者负责，似乎无可指责。

不过，外国语学校毕竟不是一座孤岛，它还在本地的“山”上，在本地山上唱的外国花腔歌，其声音必然“入侵”本地耳朵。无论人们是以艳羡的眼光还是鄙夷的眼光看待那些绚丽搞怪的睡衣、嘚啾作响的拖鞋，这“睡衣一族”在校内外衍生效应客观上已经产生。因而需要探讨的，其实不仅是“睡衣”本身的问题。

首先得排除一种可能——该校领导支持开展的“睡衣日”活动是宣传炒作，让人起如此“小人之心的”是活动当天媒体就及时进校采访，希望不是这样的表演。在此前提下，该校一名从小在国外受教育的女教师引进“睡衣日”，给学生创造一个“大家一起做同一件事”的机会，让学生在轻松舒适的气氛中更乐于社交，并能“尽情展现自己个性”，可谓用心良苦。“睡衣日”确实只是一个教育的载体，这个活动会给学生带来怎样的变化、会达成怎样的目标才是应该较真的。

梁实秋在《洋罪》一文中说，西方人把4月1日作为万愚节（即愚人节），可“在我们这国度里，似嫌不合国情”，因为“我们几乎天天在过万愚节”。在我看来，我们的中学里引进“睡衣日”，跟梁实秋说的引进愚人节一样不合国情，因为西方人平日把穿睡衣待客视为严重失礼，而我们的大街上却经常可以看到穿睡衣溜达的男女，几乎每一天都是“睡衣日”，再在学校里专设这么一个节日，或许只是让“睡衣文化”更冠冕堂皇而已。

报道中说，有些学生特地到网上订购最“炫”的睡衣，还有啥“特色睡衣班”，8个同学穿着不同动物造型的连体睡衣，这一定程度上成了家庭财力之类的比拼，带来的是紧张感而非轻松感。一场比谁酷比谁炫的活动，未必符合活动倡导者的设想。教育多元主义，并不意味可以让教育方法“马赛克”化，“睡衣日”引进中国，怕是有些水土不服。

## 言者有意

张玉胜

福建省寿宁县原信访局长柳乃华退休后走上上访之路。他认为其女在男友家突然坠楼身亡是被人杀害，但警方认为是自杀。柳乃华称之所以选择信访这条道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到政府上访、向权力下跪、借网络发声，这些原本应该是弱势群体表达诉求、企盼维权的无助之举，如今却成了堂堂原信访局

长的无奈选择。柳乃华接待过多少百姓上访，看到过多少求助的目光，见惯了别人的可怜相却切切实实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与悲剧。

都说司法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在社会现实中，信访仍然是指望维权的重要选择。曾几何时，胸佩国徽、身着法袍的法官，为争妻子的劳动权而手举大大的“冤”字牌“上访”；退休副省级高官坐着政府专座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上访”。应该说，作为有过10年信访工作经历的柳乃华，对信访工作的地位、性质和作用应当心知肚明。国家设置信访机构，本意是应该开辟一条沟通政府与民众

联系的渠道，方便群众监督政府、表达诉求、建言献策，既无职又无权，更不是依法办案的仲裁机构，但事实上却俨然成了继公检法之后的又一个告状申冤的衙门。柳乃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如果有其他的出路，就不会去信访”的无奈，无疑是对法治不彰和信访职能扭曲的情绪表达。

人们把“不信法律信访”当作了省钱、方便、有效的维权途径，折射的是对“清官”、“人治”的认可与期盼。按理说，查清柳缪坠楼真相应该是警方的分内职责，即便是警方对此案已有调查结论，但面对苦主疑问，也应当积极回应质疑，这既体现出对死者的尊重，更是对职责的敬

畏。即使到了信访部门，按照其办案原则也只能是“分级负责、归口办理”，为女儿讨说法最终还需诉诸法律。就柳乃华而言，他深知“信访局能力有限”，下跪、上访无非是要见“领导”、盼“批示”、讨“圣旨”。也许正是基于对“法治”的缺乏信心和对“人治”的依赖，以及对“信访局夹在老百姓和应该负责的相关部门中间，难受啊”的职业理解，才让“信访局长下跪上访”有了比常人上访更多的悲剧色彩，而这种悲哀不仅是他和柳家的，而更是体制性的。

原信访局长从信访接待者到上访者的角色转换，是一记沉重的拷问。